

赵一曼

1936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部分队伍被日寇包围。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在与日本侵略军拼死搏斗中受伤被捕，在狱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1937年7月5日在珠河（今并入黑龙江尚志）被杀害。赵一曼在赴刑场的途中，给幼子宁儿写下了一封遗书，寄托了革命先辈对后代的殷切希望，表达了一个革命战士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母子骨肉深情。遗书全文如下：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重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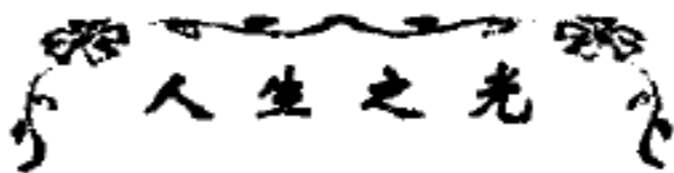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囚牢中

这是用血和泪写成的遗书，这是一个母亲高尚心灵的体现，对后代是生命的教育。





赵一曼(1905—1937),原名李坤泰,一名李一超,女,四川宜宾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去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妇女委员、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

江竹筠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同志在四川重庆“中美合作所”英勇就义，时年29岁。同年8月27日江竹筠同志给亲友谭竹安同志写了封信，这封信是她在狱中用竹签子蘸着用棉花灰制的墨水写在极薄的毛边纸上的。这封信竟成了烈士最后的遗言，全文如下：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么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坐两年牢的决心。从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看，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在（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

人生之光

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江竹筠(1920—1949)：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始搞学生运动。这时，她的爱人彭咏梧同志受党指示发动川东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竹筠同志担任这一斗争联络工作。1948年，彭咏梧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她毅然留在丈夫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并任下川东地委委员。194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同志在万县被捕，当即押送“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许晓轩

许晓轩同志 1940 年被捕，囚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里。狱中，他英勇斗争，坚贞不屈。1949 年 11 月 27 日就义，时年 33 岁。在狱中给他的哥哥一信竟成了遗书，全文如下：

半月前曾分别寄渝申新章剑慧先生转施之铨先生转锡铁樵兄及京张、震国先生处的三信，不知收到否？信内曾分别请寄款及留交款，现在如还未办，都请不必办吧，因为人事又有变动了。

几年来想到你的时候，总觉你是一个善良的兄长，虽则我们之间隔着一段距离，但只是另一方面的事，就手足之谊来说，我是很觉内疚的。记得逃警报的时候你的两句诗是“货殖为求慈母喜，时难倍觉弟兄亲”，当时我读完了竟仍懵然，现在才体会到你的心情，也才了解到自己的稚气。

想到母亲，我也很觉有罪，当时我偶而回家，总是淡然的，记得母亲说过我是“哑吧(巴)”，真是的，为什么我不能体念到老人家的心情呢？这自然是时代的距离，可是对于伟大的母爱，竟能这样淡然忘之吗？想来想去，我觉这仍是由于稚气所致(这决非想掩饰，确系实情，至少是此时作如此想法)。此外我还检讨出我从父母继承到的性格。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了淡泊和大度，从母亲那里继承

人生之光

到了扶弱抗强，这些在后来我走的道路上都曾起过积极作用的，也可说是二老给我的宝贵产业，我会好好保存和发扬它的。

现在我没有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母亲了，说我还活着吗？然而何时可以回家呢？想来还不如不提，也许可以省掉一番伤心吧。今后还请你继续为我多尽一些责任，衷心感谢你！

我和华相处几年，始终未能好好体谅过她，没有帮助她，慰借她，而总是冰冷和又有不决绝的样子，虽则基本的成因不在我（当然更不能责她），但以我们之间的地位处境、学历，等等来说，我也应该负起没有积极主动地设法改善我们的生活的责任来，从而我也应对她致衷心的歉意。

现在我有三点意见要对她说——这是几年来的私心，总没有机会吐露出来，现在所以写了一封信，又写一封，也是恐怕信有遗失，不易达到她手的原（缘）故。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我无归期，请她早作打算，不必呆等。说起来似乎很不适合，其实是很合理的。人尽这样等下去，到何时是了呢？固然办起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又想到第（二）希望她能找点无论什么事做做，以此走出家庭，并谋自立（孩子请嫂嫂或诚姊代照顾一下）。如果她愿意而又能够设法到我的老友们那里找事做去，那就更好了。（三）新（馨）儿长大务必送到我的老友们处去教育。这三点希望全家人帮助她，说服和开导她，我衷心感激你们！

清姊的婚事后来如何解决的呢？提起这事我就很难受，我愿这事已经完（圆）满解决，那么就可减低我的“遗憾”了。

家里其他人的情形不明了，也无话可说，只望大家生活得好，有发展，不必记挂我。我已经经历的得多，什么都无所谓了。侄儿们有书可读固好，否则也应早点各自奔前程。